

■关注

# 从“青春诗会”到“国际青春诗会”

□丁 鹏

## 青春的诗永远是敞开的

1980年7月23日,被誉为“中国诗坛泰斗”的《诗刊》编委艾青在首届青春诗会上谈道:“我们时代的特点就是现代化,现代化就要开放,就要思想解放,就要中外交流。”44年后,在中国作家协会、浙江省委宣传部主办的“首届国际青春诗会——金砖国家专场”上,艾青的名字被致以崇高的赞誉。印度诗人尼希列什·米什拉和南非诗人盖蕾娅·弗雷德里克斯都在发言中特别提到了中国诗人艾青。米什拉在题为《假如我是一只鸟:中国之旅》的发言中说:“我将这次旅行献给大师艾青,并向他鞠躬。”他找到艾青与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共通之处,即对于象征民族与国家的土地的深沉之爱。

或许,我们还可以从艾青心中眷恋土地的鸟与泰戈尔笔端展翅高飞的鸟(《飞鸟集》),想到《诗经》中的名句:“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们会想起1924年泰戈尔接受梁启超等人邀请访问中国,与徐志摩、林徽因等中国诗人交往的故事,也会怀念1954年艾青接受聂鲁达的邀请到访智利,与聂鲁达等智利诗人们结下的友谊。艾青长诗《在智利的海岬上——给巴勃罗·聂鲁达》发表在《诗刊》1957年的创刊号上,而聂鲁达也在回忆录《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里写道:“中国诗人中的佼佼者——令人心醉的艾青。”

1985年,艾青获得法国文学艺术最高勋章,《诗刊》发表了对艾青的专访。同期还发表了谢冕评青春诗会的长文《中国的青春》:“中国的青春是令人羡慕的,青春的诗给中国的青春抹上了一笔鲜丽的色泽。中国诗目前最大的争取,是走入世界。青春的诗已经引起了世界的兴趣。”

我们回过头看,其实青春诗会最初的设计,便有让中国的青年诗人和国际接轨,甚至走入世界的雄心。在首届青春诗会上,《诗刊》社专门邀请了翻译家高莽和袁可嘉来为青年诗人们介绍苏联诗歌与英美诗歌,请蔡其矫透彻地讲解了一批外国诗歌精品。在首届青春诗会结束的前一天,时任《诗刊》副主编的邹荻帆受邀前往马其顿,参加第十九届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他将诗歌节的盛况与体会,向青春诗会的另外几名“设计师”严辰、柯岩、邵燕祥作了细致的汇报,并以书信的形式刊登在《诗刊》1980年10月号“首届青春诗会专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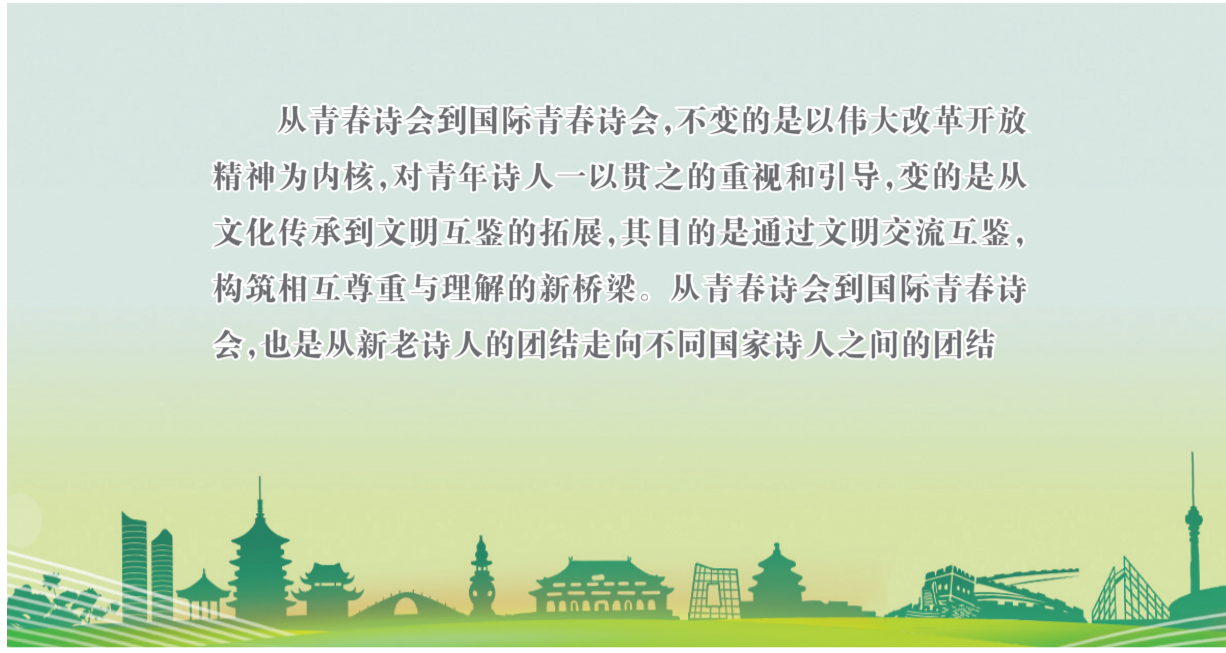
1980年,邹荻帆在信中谈到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的最高奖“金环奖”。当时,他或许不会想到,1998年度的“金环奖”会由一位中国诗人获得,他就是《诗刊》编委绿原。绿原受到了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

44年来,他们所开创的青春诗会如风有信,几乎每年都在迎接年轻的面孔。如今,她甚至迎来了来自9个国家的49名外国青年诗人。从虎坊桥《诗刊》编辑部的小平房里走出的青春诗会有了国际版,而且,首届国际青春诗会的盛况并不比那些著名的国际诗歌节逊色。

## “青春诗会”是改革开放的产物

不同于一般的诗歌活动,青春诗会从来不只是流淌曲水式的诗人雅集,不只是把年轻的诗人聚集在一起,它从创办之初就有广阔的视野和格局,它是时代精神的诗歌表达,是改革开放在诗歌领域的重要标志。用首届青春诗会“班主任”王燕生的话说:“青春诗会”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诗歌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在思想大解放的环境中应运而生的。”首届青春诗会代表、后担任《诗刊》主编的叶延滨也认为:“青春诗会”是改革开放最典型的案例,这是前所未有的,《诗刊》用具体而生动的办刊方式体现了改革开放。”青春诗会的创办有其深刻的思想基础和迫切的现实

从青春诗会到国际青春诗会,不变的是以伟大改革开放精神为内核,对青年诗人一以贯之的重视和引导,变的是从文化传承到文明互鉴的拓展,其目的是通过文明交流互鉴,构筑相互尊重与理解的新桥梁。从青春诗会到国际青春诗会,也是从新老诗人的团结走向不同国家诗人之间的团结



需要。宏观背景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直接背景则是,1979年1月,由《诗刊》社召集召开的全国诗歌创作座谈会。这是一次空前的诗人盛会。座谈会深入探讨了诗歌现代化问题,听取了国外诗歌现状的介绍,认为在社会主义的框架内,应允许不同观点、主张、见解的诗歌理论自由讨论。一些老诗人还提出,30岁以下的青年诗人太少,亟需采取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培养青年诗人,壮大诗歌队伍。有的提出具体建议:一是举办短期文学训练班;二是诗坛老前辈应更多地关怀青年作者,搞好传帮带。这对青春诗会的创办,对青春诗会实行导师制,对青年诗人思想和艺术上种种探索的肯定等,都起到了直接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首届青春诗会不仅奠定了“朦胧诗”的历史地位,更开启了上世纪80年代诗歌繁荣的序幕。一届又一届的青春诗会,持续、深入地影响、引导着中国诗歌的现代化进程。各种诗歌潮流的兴起,都与青春诗会有着紧密的联系。

今天,青春诗会已成功举办39届,为诗坛培养了570多名优秀的青年诗人。而首届国际青春诗会也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的指引下成功举办。正如谢冕所言,青春诗会“为诗歌艺术本身的进一步繁荣做了实际的倡导”,“其在促进新诗的变革与发展的作用,时间愈久愈将显示出它的价值来”。

## 从文化传承到文明互鉴的拓展

王蒙的《红楼梦八十讲》中专门有一讲叫“大观园的青春诗会”,讲的是探春等发起并组织海棠诗社的故事。王蒙说,大观园也有青春诗会,“青春,什么时候都是青春,你想把青春全部抹杀是不可能的。即使青春挨了鞭打,即使青春受不了质疑,即使有人视青春为敌人,老想压抑它,但是青春仍然是活跃的,仍然是美好的”。

这说的就是青春的活力,令人联想到李白的“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杜甫的“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扶持和提携新人,是中国诗歌不变的传统。

从韩愈与贾岛的一字之师,到杨敬之的“到处逢人说项斯”;从欧阳修的“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到“苏门四学士”;从书桌上常摆两张学生的照片,常对客人说“我左有梦家(陈梦家),右有克家(臧克家)”的闻一多,到首届青春诗会上为青年诗作者细致修改诗歌的严辰、邹荻

帆、柯岩和邵燕祥。我们似乎看到一个清晰的脉络,从唐诗宋词到现代诗,诗歌的火种是怎样从前辈诗人交到了年轻诗人的手上。可以说,三千年诗歌传统就是这样发扬光大,五千年中华文明就是这样绵延不绝,这就是文化传承。

谈到文明互鉴,我想到唐朝时的诗坛。当时,长安和洛阳的国子监(东监和西监)聚集了很多外国的“留学生”。他们中有不少擅长作诗,有的如日本人晁衡、新罗人崔致远、大食人李彦昇等,甚至考中进士,要知道唐代进士科“以诗赋取士”,录取率极低。当这些顶尖的外国青年诗人与中国的大才子们相互唱和,并结下深厚的友谊。我们很难说这不是唐朝版的“国际青春诗会”。

不久前,来自金砖国家的青年诗人们沿着北京中轴线穿过午门、太和门,望向高台上的金銮殿,如南非诗人姆多利西·涅祖瓦所说,“完全被中国传统文化深厚底蕴和雄伟壮观的建筑艺术所震撼”。他们不会想到,仅仅三天后,他们所走过的“北京中轴线”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而无论是背靠传统,助力中华文化“走出去”,还是面向世界,将金砖国家的青年诗人“请进来”,都是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所强调的“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的积极践行。

从青春诗会到国际青春诗会,不变的是以伟大改革开放精神为内核,对青年诗人一以贯之的重视和引导,变的是从文化传承到文明互鉴的拓展,其目的是通过文明交流互鉴,构筑相互尊重与理解的新桥梁。从青春诗会到国际青春诗会,也是从新老诗人的团结走向不同国家诗人之间的团结。

各国的青年诗人们普遍加深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尤其是对“和”“合”的中国传统理念的理解。正如他们在故宫博物院所见到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名字中间的“和”,正如72位诗人同写一首诗的“合”,正如米什拉所说,“希望能在诗人们各自的国家乃至世界各地举办类似的活动,“这样我们才能深刻认识到,诗歌总是在我们耳边低语:我们更多的是相同,而非不同”。

首届国际青春诗会圆满结束了,金砖国家的诗人们如繁星散去,回归各自的祖国和岗位。而我们已经开始怀念,期待他们写下青春的诗篇,期待下一届国际青春诗会。就像44年前,参加首届青春诗会的舒婷在《赠别》中所写的:“要是没有离别和重逢/要是不敢承担欢愉与悲痛/灵魂有什么意义/还叫什么人生”。

(作者系《诗刊》编辑)

# 青春与诗意跨越山海的共鸣

□水 玉

世界舞台,无限广阔;以诗为媒,歌以咏志。7月18日至24日,“首届国际青春诗会——金砖国家专场”在中国杭州和北京举行,来自金砖十国的72位诗人以青春的名义跨越山海赴诗歌之约,共同谱写中外诗歌交流互鉴的崭新篇章。这是属于诗歌的浩大节日,它犹如一座璀璨夺目的文化桥梁,横跨山川湖海,连接着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心灵彼岸。

作为中国极具影响力的长效诗歌活动,中国作协《诗刊》社的“青春诗会”自1980年至今已成功举办了39届,对推动当代中国诗歌的繁荣发展,发掘和培养优秀的青年诗人、涵育诗歌生态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文明相依、文化交融的今天,中国作协创新形式,首次举办“国际青春诗会”,以诗歌为媒介传递青春的诗意。爱好和平的诗人们通过各自或细腻或豪迈的笔触,深情描绘出各自国家的风土人情、历史变迁与人民梦想,让与会者置身于一个个鲜活而生动的文化现场,感受着那份跨越时空的共鸣与眷恋。

在这个舞台上,诗歌不仅仅是文字的叠加,更是情感的共鸣,思想的碰撞与文化的交融。诗歌成为了无国界的语言,穿透了地域、文化和语言的界限,让来自不同国度、不同背景,生长在不同文化环境的人们能够心灵相通,共享人类情感的真诚、善良、美丽。每一首诗歌都是其背后文化的独特表达,蕴含着创作者所在社会的历史、哲学、风俗以及个人的情感体验。通过国际青春诗会,青年诗人们不仅展示了自己的创作成果,更在分享过程中传递了各自文化的精髓与特色。这种直观而深刻的交流,使得参与者能够跳出自身文化认知的框架,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去感知、欣赏和领悟其他文化的独特魅力,从而增进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和认同。

青年诗人们用他们的才华和激情展现出诗歌的丰富表现力。阅读他们的诗作,可以感受到,他们用诗歌记录着青春的点点滴滴,那些关于成长、友情、爱情的故事都被他们一一捕捉并转化为永恒的文字,其间充满了对青春的热爱和对梦想的执着追求。他们还通过诗歌传达出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思考。比如,他们用诗歌记录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面临的新挑战,抒发着对自由、平等、公正、正义的呼唤。他们的诗歌中充满了对环境保护的关注和对和平发展的期许。这些诗歌不仅是对个人经历的回顾与总结,更是对时代精神的反映与诠释。他们通过诗歌传递爱与和平的信息,为构建更加和谐美好的世界贡献力量。

诗歌是审美意识的集中体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诗歌往往具有迥异的审美标准和艺术追求。在国际青春诗会上,各种审美观念的碰撞与交融,不仅丰富了人们的艺术视野,也不断激发着新的创作灵感。这种审美观念的交流与融合,毫无疑问为全球诗歌艺术的繁荣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与活力。在此次诗会上,青年诗人们围绕“诗歌的创新”等主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我们知道,诗歌最讲究创新,而年轻人身上总保持一种一往无前的勇气。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是诗歌创新的积极实践者。他们用自己的心灵和笔触去挖掘诗歌的无限可能。有的诗人注重形式的创新,尝试打破传统的诗歌结构,用自由奔放的语言和独特的韵律去构建新的诗歌世界。有的诗人则探索诗歌表现力所能抵达的极限。他们努力挖掘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体验,尽可能用诗歌巧妙去表达那些难以言说的感受和思想。此外,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诗歌的创作和传播方式也必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对此,诗人们呼吁诗歌界要积极拥抱新技术和新媒体,探索诗歌创作和传播的新模式和途径。

在分享与交流的过程中,诗人们不仅展示自己的作品,也善于倾听他人的声音,增进友谊与尊重。这种双向的美好互动,促使他们更加深入地学习了解不同文化中的丰富情感和独特美学。这种基于共同艺术追求和情感体验的友谊,成为了连接不同国家人民之间的情感纽带。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国际青春诗会作为文化交流与心灵沟通的桥梁,正以其独特的方式,为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贡献着力量。从中,我们可以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文学特别是诗歌在文明交流互鉴中的魅力与价值。

(作者系军旅作家、诗人)

## 仲呈祥理论评论集《艺坛追光》出版

本报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文艺评论家仲呈祥的理论评论集《艺坛追光——我与《光明日报》四十年》日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作者自20世纪80年代到当下40多年来有关文艺思潮、文艺现象、重点作品的理论评论总结,呈现了作者对新时期、新时代文艺发展的思考。

该书收入的文章体裁多样,既有对小说、电视

剧本、电影、话剧、戏曲等的评论,也有对颁奖活动、文化思潮的感悟,还有对前辈、恩师的怀念文章等,力求通过对作品的细读与再解读,客观中肯地进行评论,对文艺发展有所助益。作者的批评态度审慎严谨、真诚有力,语言通俗自然、精练深刻,在对文艺的发展加以肯定和鼓励的同时,也提出了有方向性的指导建议,闪烁着思想的光芒。

## 第六届施耐庵文学奖评选启动

本报 近日,第六届施耐庵文学奖评选工作正式启动。本届评奖将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评选出反映时代新气象、讴歌人民新创造的文艺精品。

施耐庵文学奖是以“中国长篇小说之父”施耐庵命名的文学奖,由江苏省兴化市市人民政府设立主办、江苏省作协提供学术指导,旨在鼓励当代汉语长篇小说叙事艺术的深度探索与发展,推动汉语长篇叙事的

创新与繁荣。每届施耐庵文学奖将最终评出5部长篇小说,另设特别奖1部,以奖励兴化本土作者的作品。本届参评作品需为2022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期间正式出版的长篇小说,版面字数13万字以上,于评奖年限内首次出版。参评作品需由出版社推荐,推荐作品须获作者本人授权。本届评奖作品征集截止日期为2024年8月18日。

## 《四美集·盛筑生小楷》首发

本报 7月27日,《四美集·盛筑生小楷》新书发布会暨捐赠仪式在京举行。中华书局总编辑尹涛、荣宝斋出版社副总编辑王勇、该书作者盛筑生及1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

书法家盛筑生六体兼备,尤专小楷。中华书局出版的《四美集·盛筑生小楷》收录了其40多年来创作的小楷精品诗词文30余篇并附释

文。该书力求呈现诗词意境之美、汉字形体之美、书法法度之美、思想澄澈之美,故以此“四美”命名为“四美集”。盛筑生回忆了自幼学书的经历,表示将不忘初心,始终把习书的规范和要求融入为人处事之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会上,中华书局、盛筑生向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赠书。

(王泓桦)

## 《调皮的日子》25周年纪念版推出

本报(记者 王觅) 7月26日,由春风文艺出版社主办的《调皮的日子》25周年纪念版新书发布会在山东济南举行。该书作者秦文君、插画作者戴萦袅与会分享了创作心得。

1998年,《调皮的日子》作为春风社“小老虎丛书”的首部作品出版,多年来深受小读者喜爱。该书销量已超400万册,并入选小学语文教科书。在《调皮的日子》问世25周年之际,春风社推出了该书25周年纪念版。纪念版在保留原版精华的基础上,进行了精心设计和编排,不仅以全新精美装帧形式呈现,还增加了纪念贴纸、“秦文君给孩子的25个阅读建议”、25天阅读养成手册等内容,以便更好地助力

儿童启蒙阅读。

辽宁出版集团副总经理、春风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单英琪表示,《调皮的日子》问世就表现出强大生命力,25年来逐渐成为儿童文学的经典之作,陪伴孩子们成长。在出版人、儿童文学作家白冰看来,该书人物形象鲜活生动,语言调皮诙谐,能够使少年儿童产生强烈情感共鸣。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图画书创作研究中心主任陈晖认为,秦文君的儿童文学创作饱含着对儿童的鼓励、欣赏和信任,这是成就儿童文学经典的根基。

秦文君表示,该书根植于她的童年记忆,她把自己童年的梦想写进了故事中,以此涵盖对人生的理解、对美的感召。

## 《翰墨天香》《宋朝小日子》与读者见面

本报(记者 李晓晨) 7月27日,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翰墨天香:牡丹文化两千年》和《宋朝小日子:千年前的人间烟火》在第32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亮相。

《翰墨天香:牡丹文化两千年》是文史学家荣宏君历经多年沉淀和积累的精心之作。他出生于牡丹之乡山东菏泽,多年来一直希望创作牡丹题材的作品,让更多艺术了解牡丹。该书以牡丹为线索,从中国艺术史上10位杰出的艺术家顾恺之、周昉、赵佶、欧阳修、钱选、唐寅、徐渭、蒲松龄、郑板桥、张伯驹及其与牡丹相关的作品为主线,生动讲述这些作品在流传过程中鲜为人知的故事,深入剖析牡丹在书画、诗歌、食品、茶

饮、药用领域的文化内涵,探究牡丹所蕴含的深厚历史、文化与艺术价值,为读者展现了一部跨越两千年的牡丹文化艺术史。

在同日举行的宋史研究者、历史作家吴钩《宋朝小日子:千年前的人间烟火》新书发布会上,河南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郑雄、作家张敬与作者展开交流分享。该书选取风雅、有趣、富含现代气息的宋人生活侧面,以细腻的笔触、生动的场景揭开宋朝人日常生活的面纱。全书根据不同内容分为8辑,每辑6篇文章,同时还选取了50余幅古画与宋代器物图片作为配图。吴钩表示,希望该书为读者打开一扇近距离观察宋人生活的窗口,使其领略蕴藏在历史与传统中的日常之美。

## 首届汴湖诗歌节举行

本报 7月28日至29日,由云南省宁蒗县委、县政府主办的首届汴湖湖诗歌节在宁蒗举行。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吉狄马加,以及拉木·嘎土萨、佩伍拉且、鲁若迪基、颜炼军、哥布、马绍玺等诗人、评论家和小凉山诗群代表参加活动。

诗歌节期间举办了诗歌论坛、诗歌朗诵会、诗歌颁奖等活动。在诗歌论坛上,吉狄马加从小凉山诗歌现象谈起,认为少数民族诗歌创作要在继承传统的同时积极求新求变,通过诗歌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现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关系。与会诗人、评论家谈到,诗歌是小凉山的重要标识,小凉山诗人要依托这片土地的丰沛创作资源,以多样的诗歌展现民族地区的丰富历史和现实新变。诗歌朗诵会上,诗人和朗诵艺术家们用或轻快或激昂的语调,诵读与小凉山、汴湖湖有关的一系列优秀诗作。烟雨蒙蒙,人、船、湖、诗、歌仿佛融为一体。据悉,为办好此次诗歌节,主办方还以“宁”静山城、“蒗”漫舞乡为主题,面向全国诗人征集优秀诗作。吉克·布、阿卓日古、陈于晓、华秀明、马海、拉玛安鸽6位诗人的作品获奖。

## “敕勒长歌”再现北朝融合之路

本报(记者 王觅) 7月24日,由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主办,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支持的“敕勒长歌——北朝的融合之路”展览在河北博物院开幕。此次展览汇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博物院、河南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23家文博单位的350余件(组)文物,生动讲述了北朝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

此次展览分为“同出六镇 东西争霸”“归心华夏 多元互融”“异质汇流 和合共生”三个部分,简述了从北魏末年六镇起义到东、西魏双雄对峙的历史概况,通过一件件精美文物展现了当时多元文化共存互融的历史画卷和社会生活,还原了民族融合的历史场景与多元审美的精神图谱。展品类型丰富,涉及陶瓷、金银、青铜、玉石、碑刻、拓片、壁画等。展览将持续至10月20日。